

明清文学与文献

第六辑



杜桂萍 陈才训 主编

黑龙江大学明清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SAP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卷之三

七

明清文学与文献

第六辑

杜桂萍 陈才训 主编



社会科 学文 献出 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清文学与文献·第六辑 / 杜桂萍, 陈才训主编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7-5201-2129-3

I. ①明… II. ①杜… ②陈… III. ①中国文学-古
典文学研究-明清时代-文集 IV. ①I2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28092 号

明清文学与文献（第六辑）

主 编 / 杜桂萍 陈才训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李建廷

责任编辑 / 李建廷 李帅磊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26.25 字 数：385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2129-3

定 价 / 8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诗文研究

徐霞客及其《游记》的诠释

——《徐霞客游记选注》前言 赵伯陶 / 3

《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订补

——以严正矩等八位作家为中心 朱则杰 / 23

张鹏一刊《〈受祺堂诗集〉卷四补佚》考释 魏 磊 / 37

赵文哲从军西南时期的行程及交游考略 陈建农 / 51

不拘骈散 务为有用

——梁章钜文论的现实批判 诸雨辰 / 66

曾衍东生平事迹编年考述 杜桂萍 周 露 / 81

王友亮年表 许隽超 / 110

毛际可年谱简编 王 成 / 1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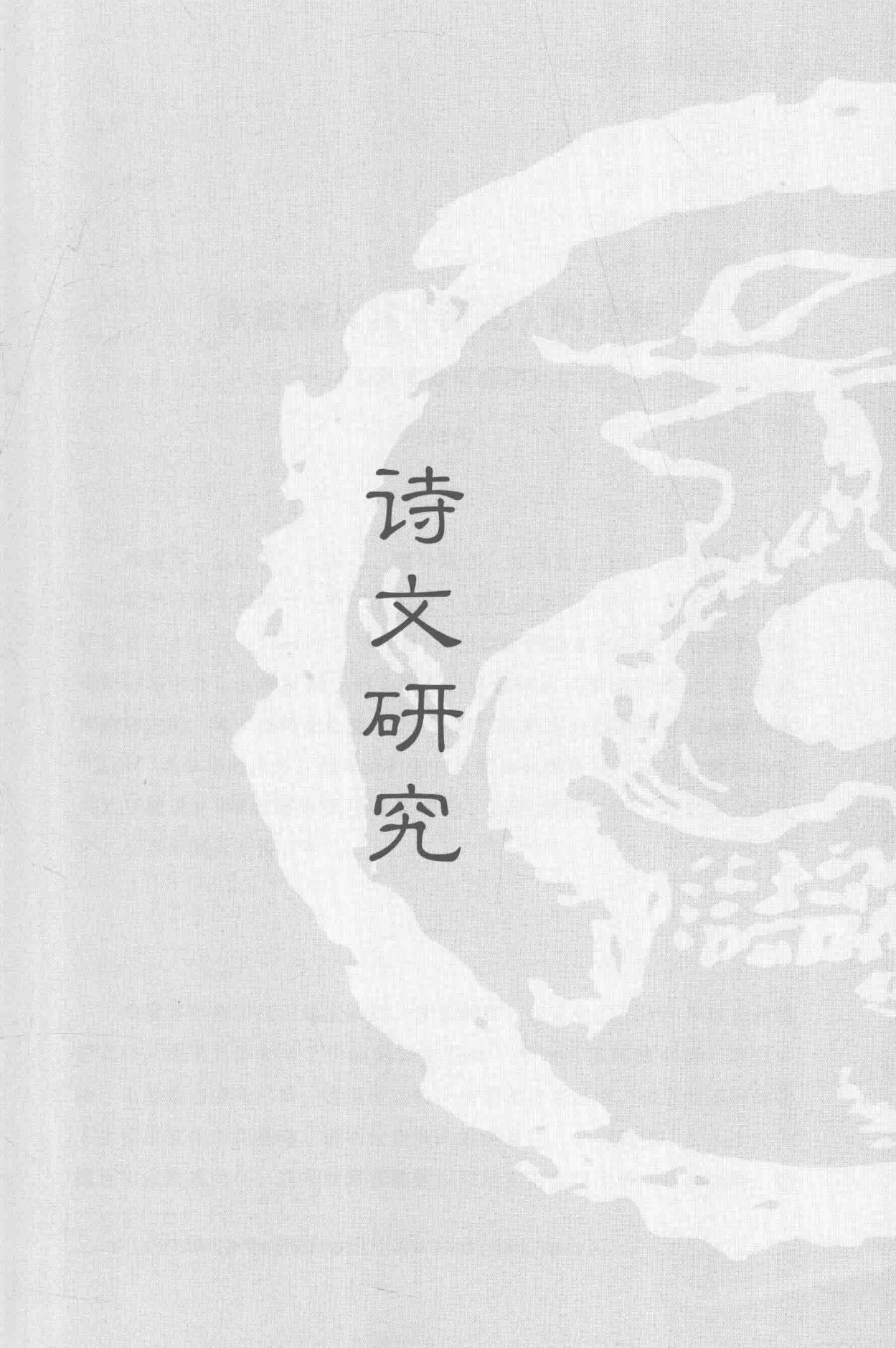
·戏曲小说研究

《金瓶梅词话》中《西厢记》之文学影响综论 徐大军 / 177

元明戏曲中的韩信故事

——兼论戏曲表演对历史叙述的改写与重塑 刘紫云 / 205

刘清韵戏曲中的传统观念和时代精神	邓丹	/ 221
《阐道除邪》在清代宫廷的演出	刘铁	/ 235
论读者对明清小说文本形态的影响	陈才训 王一夫	/ 272
《金瓶梅词话》成书的一个侧面 ——以《六十家小说》为中心	陈国军	/ 286
妲己形象考论	李亦辉	/ 297
《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补遗	李云	/ 309
 · 学术综述		
新世纪《西游记》研究述评	杨俊	/ 337
清初文学家姜宸英研究述评	杜广学	/ 364
 · 学术史料		
胡嗣瑗辛未十月至十二月日记	许恪儒	/ 387
项目说明		/ 412
后记	杜桂萍	/ 413
征稿启事		/ 415



诗文研究

徐霞客及其《游记》的诠释

——《徐霞客游记选注》前言

赵伯陶

徐霞客，名弘祖，字振之，别号霞客，明南直隶江阴（今江苏江阴）人。生于万历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1587年1月5日），卒于崇祯十四年正月二十七日（1641年3月8日）。他以中国明末旅行家、地理学家的身份驰名中外，文学成就也引人瞩目，日记体的《徐霞客游记》就是他留给后人的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霞客”的别号也因此超过了他的本名“弘祖”而享誉海内外。明末清初的文坛领袖钱谦益在《嘱徐仲昭刻游记书》中曾说：“唯念霞客先生游览诸记，此世间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不当令泯灭不传。”^①

—

徐霞客出身于江阴地主家庭，家道殷实，这是他从二十一岁以后就能够有仆从跟随周游大半个中国的经济基础。书香门第典藏丰富，诗书史籍、山经地志应有尽有，这是他能够突破儒家传统思维，确立其不同寻常人生价值观的文化基础。晚明社会商品经济发达，王纲解纽，文人士大夫流连山水蔚成风气，这是徐霞客能够以双足丈量祖国山水的社会基础。然

^① 丁文江编《徐霞客游记》卷二〇，商务印书馆，1928，第43页。

而徐霞客的成功人生，最重要的还是其“奇情郁然，玄对山水”与“争奇逐胜，欲赌身命”^① 的性格因素使然，这最终令他坚忍不拔、义无反顾地完成了一己壮行天下的伟业。

徐霞客自幼歧嶷聪颖，相貌似乎也有异常人。陈函辉《徐霞客墓志铭》谓：“童时出就师塾，矢口即成诵，搦管即成章，而膝下孺慕依依，其天性也。又特好奇书，侈博览古今史籍及舆地志、山海图经以及一切冲举高蹈之迹，每私覆经书下潜玩，神栩栩动。特恐违两尊人意，俯就铅椠，应括帖藻芹之业，雅非其所好。”^② 他没有像通常的读书人那样汲汲于通过科举跻身仕途的向往，而是很早就放弃了对八股功名的追求，甚至从未进学（即俗所称秀才）就开始从事于他问奇名山大川的事业。这也与其父去世后，母亲的有力支持分不开。为鼓励霞客好男儿志在四方意愿的践行，这位大有见识的妇女特意为儿子缝制远游冠以壮其行色。读书人从事科举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明代士子皓首穷经不得一第者占大多数，有些人甚至一辈子以童生终老，屈辱一世。粥少僧多的矛盾难以解决，明代中期以后朝政日非，千奇百怪的荒诞社会更能令莘莘学子对仕途懈怠乃至失望。明田汝成曾经记述已经举人中式的黄省曾（1490~1540），因慕西湖美景而放弃了一次礼部应试机会：“苏州黄勉之省曾，风流儒雅，卓越罕群。嘉靖十七年，当试春官，适予过吴门，与谈西湖之胜也，便辍装，不果北上，来游西湖，盘桓累月。勉之自号五岳山人，其自称于人，亦曰山人。”^③ 错过一次考进士的礼部试，就意味着可能还要再等三年方能重试身手。徐霞客毅然决然地“走自己的路”，与晚明有这样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

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论南朝宋山水诗的兴起有所谓“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④ 的说法，南朝山水诗对于魏晋玄言诗的胜利意味

^① 钱谦益：《徐霞客传》，《牧斋初学集》卷七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第1593、1594页。

^② 丁文江编《徐霞客游记》卷二〇，商务印书馆，1928，第46页。

^③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371页。

^④ 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齐鲁书社，1995，第144页。

着文人审美趣味的转向，以枯燥的哲理入诗，远不如用韵语传达放浪形骸于山山水水的兴寄那样怡情适性。从此，模山范水遂成为旧时代文人士大夫的心灵寄托。当然这不排除游记文学中闪现出哲理的光辉或蕴含有忧国忧民的情怀，宋代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皆属古人游记文学中的优秀篇章。明代文学性灵派的崛起，与阳明心学、李贽的“异端”思维的广泛传播分不开，袁宏道、王思任、张岱等人的山水游记就是性灵文学的极致。稍前于徐霞客的王士性（1547~1598）也属于明代著名的旅行家，所不同者，为官为宦的游山玩水不必有披荆斩棘的辛苦；而徐霞客登山涉水，审美而外，地学考察是其主要目的，难能可贵与艰苦卓绝造就了一代“游圣”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同是山水胜地的游历旅行，目的不同或曰兴趣有异，就会有不同的面貌呈示。清初文人王士禛曾对古往今来有山水癖好者加以简括的总结：“古来如谢康乐、宗少文辈，癖好山水者多矣。明临海王恒叔士性宦游所至，辄登临山水间，穷极幽奥，作游记数十篇。江阴徐霞客终身于游，至历绝域徼外，牧翁为作传，可谓好事者矣。予同年吴君，顺治末进士，尝游武林，宿留数月始归。予询以西湖、西溪诸名胜，曰：‘皆不知也。’询其未往游之故，则大笑曰：‘吾跋涉水陆二千余里，岂为山水往耶！’予为先兄西樵言之，以为人嗜好径庭乃如此。”^①这一评价似乎没有触及上述人物“嗜好径庭”的目的性原因，因为目的的不同也会导致方法的各有千秋。英国著名科学技术史学者李约瑟曾这样评价《徐霞客游记》：“他的游记读来并不像是 17 世纪的学者所写的东西，倒像是一位 20 世纪的野外勘测家所写的考察记录。”^②现在看来，还是一位现代外国人的评价一语中的。

山水审美与史地研究，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以撰写《史记》名扬天下的司马迁曾自谓：“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扈困鄱、薛、彭城，

^① 王士禛：《香祖笔记》卷一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第 206 页。

^②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五卷上册，科学出版社，1976，第 62 页。

过梁、楚以归。”^① 可见古人治学，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然而同是行万里路，托兴登临的价值取向有异，效果也不尽相同。通过有典型性的几位古人的比较也许更能形象地通晓古代旅行家类型的不同。以研究《水经注》著名的学者陈桥驿有《晚明三位旅行家评述》一文，文中曾对明末王士性、袁宏道（1568~1610）、徐霞客三位旅游达人进行过简略的比较与评述，他认为王士性是学术型旅行家、袁宏道是文学型旅行家，徐霞客则属于纪实型旅行家^②，如此划分虽稍嫌疏阔，却言简意赅，不无道理。但若将徐霞客与稍后的顾祖禹（1631~1692）加以比较，也许更能深刻理解《徐霞客游记》的地理学价值之所在。顾祖禹并非仅局限于书斋写作，但其《读史方舆纪要》一百三十卷的撰述却非实地踏勘而来。这部被魏禧誉为“数千百年所绝无而仅有之书”^③，堪称尽瘁顾氏毕生精力，其著述方法则是博览文献典籍，爬梳剔抉，悉据正史考订折中，着重于山川险易与古今战守成败之迹，书写舆地因革迁替，三十年始成此三百万言之巨著。《徐霞客游记》的撰述则以实地踏勘为方法，目测足量，临危陟险，细大不捐，间事考证，时见精要之论。《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是书十二卷有云：“宏（弘）祖耽奇嗜僻，刻意远游。既锐于搜寻，尤工于摹写。游记之夥，遂莫过于斯编。虽足迹所经，排日纪载，未尝有意于为文。然以耳目所亲，见闻较确。且黔滇荒远，舆志多疏，此书于山川脉络，剖析详明，尤为有资考证。是亦山经之别乘，舆记之外篇矣。”^④

比较《徐霞客游记》与《读史方舆纪要》，由于撰述方法迥然不同，实在难分轩轾，唯春兰秋菊，各极一时之妍而已。但若仅以“艰苦卓绝”四字加以衡量，前者似更加难能可贵。清人潘耒《徐霞客游记序》有云：“其行不从官道，但有名胜，辄迂回屈曲以寻之。先审视山脉如何去来，

^① 《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82，第3293页。

^② 陈桥驿：《晚明三位旅行家评述》，《徐霞客逝世360周年纪念文集》，2001。

^③ 魏禧：《读史方舆纪要叙》，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5，第1页。

^④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七一，中华书局，1965，第630页。

水脉如何分合，既得大势后，一丘一壑，枝搜节讨。登不必有径，荒榛密箐，无不穿也；涉不必有津，冲湍恶泷，无不绝也。峰极危者，必跃而踞其巅；洞极邃者，必猿挂蛇行，穷其旁出之窦。途穷不忧，行误不悔。暝则寝树石之间，饥则啖草木之实。不避风雨，不惮虎狼，不计程期，不求伴侣。以性灵游，以躯命游。亘古以来，一人而已！”^① 文中除“不求伴侣”四字与事实有较大出入外，其余论述皆极中肯，基本勾画出这位千古奇人特立独行、非同凡响的风貌。

人生道路的选择与其人生价值取向密切相关。传统儒家理念讲究“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但古代读书人对于仁义的追求并非“苦行僧”的翻版。据《宋史》本传，文天祥“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然而一旦国家危难，即“痛自贬损，尽以家资为军费”^②，最终因大势已去、独木难支，被系三年，从容就义，悲壮地走完了自己取义成仁的一生。西汉司马迁遭受宫刑之辱还能维护生命的尊严，就是怀抱“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③ 的崇高理想而勇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常以“马革裹尸”为自己人生的最终归宿，其堂弟马少游的人生观则与马援大异其趣：“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泽车，御款段马，为郡掾史，守坟墓，乡里称善人，斯可矣。致求盈余，但自苦耳。”^④ 两种人生观皆有一定的代表性，未易轩轾。唐代韩愈有《送李愿归盘谷序》一文，借读书人李愿之口将“人之称大丈夫者”分为三类：一类为“遇知于天子，用力于当世者”，不但有“坐于庙朝，进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的威严，而且享受“曲眉丰颊，清声而便体，秀外而惠中，飘轻裾，翳长袖，粉白黛绿者，列屋而闲居，如宠而负恃，争妍而取怜”的侍奉；第二类为“穷居而野处，升高而望远，坐茂树以终日，濯清泉以自洁”的隐士之流，晋代陶渊明就是这一类人

^① 丁文江编《徐霞客游记》，商务印书馆，1928，卷首第1页。

^② 《宋史》卷四一八《文天祥传》，中华书局，1977，第12534页。

^③ 《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82，第3319~3320页。

^④ 《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中华书局，1965，第838页。

的代表；第三类人则是“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① 的势力小人，不足为训。这三类人的人生价值取向只是大略言之，其中有些人还属于迫于形势而万般无奈的选择。至于凭仗祖业余荫，一生斗鸡走狗、花天酒地者，就更不足挂齿了。

社会的进步，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日益丰富，令人生道路的选择也呈现出多样化态势。徐霞客探险人生的道路选择，社会因素、家境因素兼而有之，但最主要的还是其性格因素与特殊的审美情怀使然。他没有汉人张骞、班超通使西域的官方背景，也没有东晋法显西行求法与唐代玄奘天竺取经的宗教情怀，更不具备元代汪大渊航海远洋的观光色彩，徐霞客登山涉水没有任何明显的功利性目的，他只是为某种理想的实现而献身。他执着而坚韧的精神来源，当发自异乡漂泊中一种特殊的审美感受，远非常人所能体味。现代诗人海子有一首著名的短诗《日记》：“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姐姐，我今夜只有戈壁//草原尽头我两手空空/悲痛时握不住一颗泪滴/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除了那些路过的和居住的/德令哈……今夜/这是唯一的，最后的，抒情/这是唯一的，最后的，草原//我把石头还给石头/让胜利的胜利/今夜青稞只属于她自己/一切都在生长/今夜我只有美丽的戈壁 空空/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② 这首诗没有华丽的辞藻与矫情的抒怀，只用怯弱而稚拙的孩子口吻向一位莫须有的“姐姐”低声倾诉，却因情真意切而异常感人。这是 1988 年 7 月 25 日诗人海子乘火车去西藏，经过青海省的德令哈市时写下的短章。虽有时代的隔膜，但低吟海子的这首诗，对于体味徐霞客异乡览胜的审美情怀或许有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助益。

有“中国的托马斯”“当代徐霞客”之称的现代传奇人物余纯顺（1951~1996），自 1988 年 7 月 1 日起开始孤身徒步行走全中国，八年间跋

^① 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载余冠英等主编《唐宋八大家文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第 187 页。

^② 海子：《日记》，《那幸福的闪电：海子经典抒情短诗精选》，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第 135~136 页。

山涉水，风餐露宿，足迹踏遍 23 个省市、自治区的土地，寻访过 33 个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地，曾因创下人类史上第一个孤身徒步考察“世界第三极”——珠穆朗玛峰的纪录而震惊海内外。他的旅行日记沿途加盖有 1500 多个邮戳，完成了 59 个探险项目，总里程达 42000 千米有余，写下了上百万字的科考记录与日记。同属自费旅行，余纯顺的家境远不如四百多年前的徐霞客优裕；至于独自一人徒步穿越戈壁，不断挑战生命的禁区，余纯顺相较徐霞客似乎又有所超越，他把全部生命都投入于一种壮丽的精神追求之中。1996 年 6 月 13 日，这位战胜平庸、超越古人的独行侠终于永远倒在了穿越新疆罗布泊的探险途中。小行星 83600 号，发现于 2001 年 9 月 25 日，即以余纯顺命名，他不同寻常的生命历程将与宇宙同辉！

徐霞客的游记内容丰富，徐霞客的事业后继有人，徐霞客的精神将光照未来！

二

论者一般将徐霞客一生壮游行迹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从霞客二十岁以后开始直到其五十岁左右，历时近三十年；后期之游只有一次，历时将近四年，以今浙江、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六省为主，尤以后三省即祖国西南一带的旅行最引人瞩目。

徐霞客前期之游的足迹遍及今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河北、北京、陕西、山西、江西、福建、广东、湖北等十三个省市，但仅留下 17 篇日记，被学者称为“名山游记”，这些名山游记依次为：游历今浙江的《游天台山日记》（1613 年 5 月）、《游雁宕山日记》（即雁荡山，1613 年 5 月），游历今安徽的《游白岳山日记》（即齐云山，1616 年 3 月）、《游黄山日记》（1616 年 3 月），游历今福建的《游武彝山日记》（即武夷山，1616 年 4 月），游历今江西的《游庐山日记》（1618 年 10 月），游历今安徽的《游黄山日记后》（1618 年 10 月），游历今福建的

《游九鲤湖日记》（1620年6月），游历今河南的《游嵩山日记》（1623年3月），游历今陕西的《游太华山日记》（即华山，1623年4月），游历今湖北的《游太和山日记》（即武当山，1623年4月），游历今福建的《闽游日记前》（1628年3~5月）、《闽游日记后》（1630年8~9月），游历今浙江的《游天台山日记后》（1632年5月、6月）、《游雁宕山日记后》（1632年6月），游历今山西的《游五台山日记》（1633年9月）、《游恒山日记》（1633年9月）。

徐霞客后期之游的足迹从今江苏、浙江起步，历经今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与云南，依次为《浙游日记》一篇（1636年10~11月），《江右游日记》一篇（1636年11月~1637年2月），《楚游日记》一篇（1637年2~5月），《粤西游日记》四篇（1637年5月~1638年5月），《黔游日记》二篇（1638年5~6月），《滇游日记》十三篇（1638年6月~1639年10月）。崇祯十二年九月十五日（1639年10月11日）以后，徐霞客的日记即告绝笔。此后三个月，徐霞客应云南丽江府纳西族土知府木增之邀，一度在鸡足山悉檀寺创修《鸡足山志》，期间足疾发作，日渐严重，不良于行。崇祯十三年（1640）正月，木增特意派遣滑竿护送徐霞客踏上归途，辗转半年，又经湖北黄冈乘舟东下，终于在当年六月间回到家乡江阴。第二年正月，徐霞客寿终正寝，享年五十五岁。

徐霞客前期之游，除前、后两篇《闽游日记》外，其他15篇皆属于古今名山的专题游记，因而较受一般读者的垂青。其实，在今所遗存的将近63万字的《徐霞客游记》中，其前期17篇游记大约仅5万字，不足现存游记文字的8%。这一期间，霞客因其老母在堂，加之儿女尚幼，遵从“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出游皆较短暂，少则十天半月，多则月余，最长不超过三个月。天启五年（1625）九月，其母王孺人卒，九年以后，其长子徐屺、次子徐峴陆续成家，即古人所谓“向平愿了”，而这时的徐霞客年已半百，时不我待，终于从崇祯九年（1636）九月开始其将近四年之久的“万里遐征”。徐霞客西南之旅共遗存游记22篇，且篇篇文字皆长于前期游记的各篇，共约58万字，占现存游记文字的92%；特别是

《滇游日记》十三篇，共约 25 万字，占全部游记篇幅的 40%。若仅从文学角度考察，霞客前期游记似乎更有动人的魅力，这与“名山”对一般读者的吸引力密切相关。但若从地学等科学角度考察，霞客后期游记的学术价值更高。

徐霞客以日记游，多属于有备之作，每游一地，都事先或事后做足功课，翻检当地方书地志，以为先导或印证，其万里遐征中尤为如此，如记述作者为求得《广西府志》而专候数日。《滇游日记二》崇祯十一年（1638）八月初七日日记：“余作书投署府何别驾，求《广西府志》。是日其诞辰，不出堂，书不得达。”^① 又如《滇游日记十》崇祯十二年（1639）五月初四日日记：“参府令门役以《州志》至。方展卷而李君来候。”又同上初九日日记：“大雨，复不成行，坐李君家录《腾志》”^② 这是徐霞客为腾冲探险而阅览《腾州府志》的实录。在 20 世纪 20 年代以前，人们多将《徐霞客游记》视为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昌明，人们终于发现这部游记的科学价值在古代典籍中几乎无与伦比。游记中作者对于山岳地貌、流水地貌、火山地貌、冰缘地貌、丹霞地貌、岩溶地貌的准确描述与探索，特别是对于岩溶地貌，如石笋、钟乳、仙人田、落水洞、干谷、石芽、溶沟、眢井、盲谷、盘洼、穿山、岩溶泉等诸多形态的精确记述，皆大大领先于国外有关喀斯特地貌的探索历程，学者相关评论甚多，这里不再赘言。《滇游日记十一》崇祯十二年（1639）七月初九日日记，探讨永昌府（今云南保山）水帘洞外岩溶地貌石钟乳的另一种成因：“崖间有悬干虬枝，为水所淋滴者，其外皆结肤为石。盖石膏日久凝胎而成，即片叶丝柯，皆随形逐影，如雪之凝，如冰之裹，小大成象，中边不缺，此又凝雪裹冰，不能若是之匀且肖者。”^③ 作者观察细致，可见一斑。

《徐霞客游记》并非纯粹的游历山水之作，其中还蕴含了作者深沉的

^① 徐弘祖：《徐霞客游记》卷五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第 349 页。

^② 徐弘祖：《徐霞客游记》卷九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第 510、515 页。

^③ 徐弘祖：《徐霞客游记》卷九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第 532 页。